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卷第十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外篇

點繁第六十　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

殿下有者字

必一作亦我

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惪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必摭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評曰點繁去冗此子玄作史之草也弟寥寥數段刪繁冗易若盡儀年至麟止下及李唐悠悠數千載總括繁析談何容易子玄勇攻古失終年閣筆竟不成史正恐

隗芳亦

永明齊武帝改元

後人衍來點綴耳

光武帝自西征隗囂至漆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敗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元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秣陵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

句曲山即今茅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後因茅君得道改茅山

此篇當以本史參對然後知其煩簡

句曲山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里方圓産物醫術本草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梁武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尉氏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著七錄正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二十一字增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而謳謌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 堯舉之除二十九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

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庶可盡乎

項羽本紀

如意下有兩如意字

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呂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宋世家曰初元

左傳紨名
周特一作
得𥿄音端
吴本作檽

史記犬馬
下亡之字

公之孫紨景公殺之景公卒紨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父公孫紨紨父𥿄秦郎𠛑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

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非丞名也莊青翟湯趙充李息任安

史記犬馬下亡之字

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

公孫賀

閎一作閦

婾音偷

賀䇿議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眛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眛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婾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

此詔班書為煩荀紀為約永嗣之說寂為無識

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遂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自餘刪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贅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

仲連齊人

寔而已歟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
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
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
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
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
問其所謂夷門以徹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
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而信陵
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
之祠奉不絕 除十五字 加〇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
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河內有蕩
陰縣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

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云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
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
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也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
受云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百七十五
字加七字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扁鵲鄭人一作鄭公乘官名陽慶人名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illegible]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illegible]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賈生爲長沙傅三年有鴞[illegible]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旣以謫居長[illegible]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其悉 作具悉

徐廣曰高后八年意年一十六

奇音羈咳
[illegible]揆[illegible]同

死生多驗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

奇咳與奇胲同漢書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義奇秘之數非常術也

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有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已上

節述生醫療効驗節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為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數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每嗜二字漢書作素師古曰素讀曰嗜

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覩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
撰史記捺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
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吻曹以爲王生每
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
遂還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
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
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
得長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

袁宏侍中猷之孫也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亮詞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

李安自屬掌

郭瑀字元瑜仕魏為博士

於天下之後使毀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楊州刺史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十九

一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衣來

婿字下有夠字

坐神忘退然曰吾聞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脈二十三字）

下曰予玄史過以簡為主故於前史除字多加字少雖

然亦有須簡而棄者何妨兩存韓非子內儲說有一事

而堅叢者如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

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如越王慮伐

吳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

氣故也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

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二語煩簡徵异韓子不

嫌兩存無必一一裁削也若左傳國語一事而煩簡竝

存者尤多細覈自見

評曰漢書龔遂傳云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子玄乃除去以遂年老一段止云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云不知遂不爲水衡都尉王生何以爲丞又何以見上褒顯遂意哉此不宜除而除者也晉書袁宏傳云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子玄史通改云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字既省便改二字又換徙爲從恐未必青於藍也此不宜增而增者也

卜五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外篇

雜說上第七一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

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評曰論語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則孔子名之矣左傳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則傳名之矣經曰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明是弟子追書非孔子筆非左氏語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

羸力罪反羸疲轉也

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

評曰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則入郢之說有自來矣第柏舉之役經曰冬十有一月庚子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考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柏舉之戰瓦爲將當云楚瓦出奔兼囊言之誤也史記伍子胥傳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緣春秋

備火見左傳昭五火始介見章

子玄仍亦有左傳辨

而誤也惟左傳不誤始曰楚亢不仁其臣莫有死志繼曰子常奔鄭由是言之傳是而經誤左傳之有功於經大矣馬遷之未讀左傳亦明矣子玄不覈亢之駁而郢之駁耶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咙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

厖莫江切雜也

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厖贅漏行雖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評曰公穀不如左史通言之詳矣至所以不如左未及也左爲素臣孔子獨以春秋授左公穀受業于夏子夏於春秋筆削不能贊一詞而惡能以微義授門人故二子不如左其師授異也雖然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軒輊懸絕未敢謂然夫經所略者得左而詳左所略者得公穀而詳如昭三十一黑肱以濫來奔左第曰賤而書名

重地也公羊習乎邾婁之故而詳於叔術殺顏臧毋負公之文昭十九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第曰事親舍藥物可也穀梁習於許止之故而詳於讓國與哭泣而死之義諸如此類不可枚數則二傳之稗於左此間嘗辟之經王也左大將也二傳偏裨也王將將將將偏裨闕一不可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蓄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彛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强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

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評曰以吾夫子之聖豈不知葵無情鳥無知哉其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者非葵靈於鮑也甚言鮑之不智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者非鳥哲於人也甚言止之不可不知也子玄此駁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則如臧孫

丁蘭郭巨

止獨進藥不由醫擇無咎反

有云石猶生我信斯言也是石能生人也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寄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誅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恠也

左昭十九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聽止赦止皆公羊佳句

也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評曰公羊高卜子夏門人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若

魴音房赤尾魚鱨音賞

謂源流同出孔父更相引重則有若之事曾子游夏便有異同本末之譏游夏二家各立門户柰何習卜二門互相引重乎即果同門以樂正視疾之孝責許止不嘗藥之罪亦未爲過而猥云無理非類胡責公羊之苛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鱨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

汲冢上已注一卷

爲非食者之實錄以爲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評曰晉中之魚取之黃河冬春河氷難施釣網夏秋之間亦不多獲晉人欵客魚爲首饌似矣至云東土所賤恐亦未然孟子非東人乎比魚熊掌安得言賤詳晉勇士美肴之儉非儉魚飧也肴爲正卿食不二味止食魚飧是儉德也儻勇士昔無此語公羊安得鑿空誣人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紀年放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屛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評曰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王弒季歷此三者卽有竹書予不敢信尋冢中簡書字俱科斗祕書校綴寫以今文能保亡誤恐可盡信杜元凱云殺伊尹事與尚書乖

曹嘉之干寶兩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

纘一作纉

異不知老叟伏生一或致昏忘抑當時雜記未足取審其說然乎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

可

文帝不崩
景何以立
多此二字
似亦士言

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評曰八代之文至昌黎始起子玄以前猶襲六朝綺靡即東漢不敢望而況西京詆馬遷爲膚淺輕兩漢無秀英令學史通與史記漢書並讀孰淺孰深孰秀孰英

彭城劉程之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沖淡虛心方外嘗爲柴桑令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石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脩西方

診音軫候
脈也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楊服其善敘事也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秪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評曰管晏列傳不取本書太史公之略也至撰孔子世

家不採論語則安所採謂論語可除則孔子世家亦可除矣矢口輕詆幾於侮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特爲首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評曰太史公旣爲仲尼弟子列傳矣復傳儒林又取游夏循吏又言冉季不幾於複乎以聞一知二之賢列之買𧺯脂之儔此則太史公無識不足辨也

任安字少卿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廼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評曰太史公自敘李陵之禍甚晰子玄責之太苛矣子玄敘韋曜薛瑩以誅作黜更不克明

漢書遷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

[illegible]者遂以情有所求以也

出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迹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評曰不韋之戮是矣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表

唁音彥弔失國曰唁

佚音月挑也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上會稽探禹穴

見於後世此是子長虞卿傳論語子長豈不知虞卿哉子玄乃謂其識有不該思之未審何也不該不審柳子玄自謂邪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勇伐曾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兹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襄十八十一月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臧堅臧紇之族

杙羊杙久

塞隧而殺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殺

左襄十七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評曰左氏書閹多矣齊有寺人貂宋有寺人柳晉有寺人披豎頭須卽賢否殊軌皆閹也徵獨夙沙衛弟既云左書㑹代不行難以苛責子長孝子長與任安書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未云彌子瑕豈雍彌為一人邪姓死云雍氏周文王第十三子封雍因氏姓觿云彌

子瑕以王父字彌牟爲氏則二姓矣家語孔子醜之吿衛過肯書云適陳子長亦誤

王伯厚氏困學紀聞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掩如是臧堅以刑人之唁爲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楳當國以子姪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大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惟命

檿音厭檿弧注八卷褰音騫袴也襃衣也襦音而短衣徵褰與襦注六卷

鸑音岳鷟音浞

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裯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又銘其説厭弧其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嬀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

魚豢注十一卷

青龍魏明帝改元又改景初永定陳武帝改元

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徵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運則德散不設而滋蓋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非關人事其理茲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可

虢射慶鄭梁由靡皆晉大夫

惠公六年魯僖十五年

評曰天道遠人道邇委之於天則賢才皆可捐棄求諸人事非君子其何能國子玄之論正矣假令桀留伊尹紂不棄箕比魯尊孔子虞用百里奚雖至今存可也

夷吾晉惠公也秦饑人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災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師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晉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

韓簡晉卿秦穆之將輅迎也止獲也為秦所獲

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克救遂止於秦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魯昭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胡傳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按子家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

國語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絶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

貫述曰斯與此辨世保原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齊懿仲欲妻田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皇甫謐云太公名執嘉協蓋煓王氏王符云太上皇名煓與滿同音又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云母媪氏貞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三君云鸑鷟鳳之别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唐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中興書目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駁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評曰成帝升車則脩儀微行則亂服時既不同語從實

苷苛待盛貌又衆多之貌

錄原非矛盾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舂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書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爲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竝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

若干人亦猶地理志羣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
户口也
楊用脩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友覆論之其謬
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
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
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
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
而葛伯反于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廚祁优
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
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狂獗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

孟堅即在何以置對此又子玄所未及也

識見之謬也夔后羿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宜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郅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玆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illegible]而讁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聖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嫡自取天

固誠謬但古人論之者亦多第不若用脩之詳耳則字上音有一事字

酈生名食其正義曰歷異幾三音陳留高陽人詳史記酈生傳一本去酈

寔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户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别班氏一準太史書無

下有留信
二字

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史記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從太子遊衣冠甚偉上見之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巳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竟不易太子

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

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國名紀云申徒申屠信都勝屠勝都本出一姓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

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殁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評曰蘇子卿父建行事雖寡然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功亦不細子卿以父任為郎安得不冠

父於首章孟爲楚王傅無其德業止有二詩猶云其子
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自孟至賢五世故云其先
章孟家安得並爲一例子玄以孟爲玄成父不知玄成
父、、賢孟乃玄成六世祖也考究最難談何容易
班固稱項羽弒義帝自取夭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
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
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東海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
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永字國才尚館陶公主

嚴延年字次卿下邳論刑刻忍號曰屠伯

五子皆至大官號曰東海嚴嫗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漢書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覿幽人之髣髴

然幽通謂與神通也

評曰予讀幽通賦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則於福善禍淫之說亦不剌悖而于玄貴之幾於深文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有煩無不足省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太史公自敘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正義曰史記起黄帝訖於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乃閏餘也○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評曰史之優劣一曰好惡有公私私者劣一曰書事有眞僞僞者劣三曰義例有精疎疎者劣四曰筆力有豎厖厖者劣字之煩簡未足以定優劣也如必以簡爲優

則荀悅之漢紀賢於史記漢書朱子之綱目勝于資治
通鑑矣
漢書斷章事終漸室如叔皮存没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共一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删略班史勒成漢
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
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
者矣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
貴故作答賓戲自謂主人

史通評釋卷第十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外篇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 王檀著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

氏一作人

勔一作緬

考邪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矣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

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評曰苻堅始滅慕容繼滅涼州繼陷益州若司馬居江左淝水之戰堅幾不免史通乃云逮於苻氏兼而有之似謂兼晉而有之此立言之過也

晉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梁張緬晉書鈔三十卷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升異

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劒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謂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鳥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劒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評曰獄劍可以通天蛇劍何難穿屋神物奇怪未可槩謂虛詞考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鑛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

蛇劍亦鐵也過火而飛又何疑焉

陳郡殷芸字灌蔬梁秘書監撰小說十卷或題曰劉餗撰李淑晁氏陳氏俱以爲非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人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王伯厚曰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延按唐書宋史藝文志亦誤删等字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以失愛出征河東溺死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王喬注五卷

近宋以下宋本另作一條

馬遷詩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録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竝向聲背實捨眞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穎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水濵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

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
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
由死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史通謂馬遷持論稱堯
舜無許由以此延按莊子之言許由者三一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一曰意而子見許由一曰堯之師爲許由語甚
詳悉原非寓言遷云不少概見子玄信之豈未讀莊邪

晁氏曰高士傳十卷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二千四百餘載世士高節若其或以身徇名雖如夷齊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陳氏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八十七人

許曰千令升作搜神記非知其僞而故爲也毋推婢於父墓中十年息情如生兄絕氣已積日覺而能道鬼神天地事有不可知者豈可盡以爲僞乎故劉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晁氏曰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宋劉義慶撰梁

劉孝標注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劉知幾頗言此書

非實錄予亦云

高氏緯略曰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别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評曰世說新語晁氏子玄詆之爲妄高氏稱之爲佳近日王元美尚書兄弟注釋表章幾埒史漢人持一冊握

爲靈珠予謂此書妄處誠爲可厭佳處亦自不可掩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二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呂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評曰遷史有呂太后紀班書有高后紀以呂曾稱制也遷不作惠帝紀班書補之爲是若班書爲王元后立傳

置之外戚之後王莽之前此自有深意明著外戚之禍至元后而烈王莽之篡由元后而成也何曾與呂后並紀邪唐人晉書之例未悉此意子玄駁之爲是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徃者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評曰王孫嬴塟矯枉過正觀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此言幾於道矣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名曰徒誦不辱君命者名□上士伊籍使吳庶幾專對不辱者即傳二子良非爲過若劉畢二傳無關名教信可已矣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三輔黃圖云史稱楊王孫不稱楊貴或以字行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蜀昭文將軍

沛國劉伶字伯倫不事家產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

殄略字楷

自鄶注于卷

掎音幾摭音直取也拾也

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累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衆且所爲草藁本末宜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松之按下此須從此冊

評曰除官哀冊擬賦孔詞刪之可也討二凶檄此宇宙以來大變不名爲賊何以示天下宋書劭召顏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則此檄亦足聾賊魄何可刪也宋書上使松之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則此表亦足以備多聞何可刪也大氐子玄意主節筆大潔故文稍美麗者悉皆厭薄此其偏見也

後魏書二條

貍音離似貓佛貍魏主燾字也

求婚二字一作以師

伃音夫[illegible][illegible]音牽也

族一作旗致一作遣可歎一作河漢一宋吳本七一字

嫫音模嫫母黃帝后甚醜也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求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伃因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評曰請婚一也在魏書則云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不許在宋書則云魏主燾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收約各爲南北互相排擊如此但宋書又云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如此等語定是奇傳其後二家畢竟未婚至隋文帝始聘梁主蕭巋女爲晉王妃則北重南婚信如子玄說矣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

在今府城北門外

晉書謝混字淑源少有美譽晉元欲擇壻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劉惔不減子敬王獻之帝崩袁崧欲婿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美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尚主襲父爵

刁玄增讖文云黄旗紫蓋在東南○匈奴傳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黄旗喻宋白登喻魏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元帝母子九
原有知蕭緒

後之徽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事皆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之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者矣

沈約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始虎愍帝初封虜代王孫什翼犍繼之犍死子開字涉珪立開死子嗣字木末立嗣死子燾字佛貍立

季逐昭公注十九卷靈敗乾谿注廿四卷邙音忙楚晉卜城濮注陵注九卷齊敗於鞍見成二年吳師入郢注十六卷

歸雲集魏主恥言李陵之後甚諱之至魏主宏徙都洛陽乃改姓元氏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華齊也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饗

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

北史魏孝靖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

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

鴆音朕毒鳥食蛇其羽入酒飲之即死

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鴆而崩

北齊乾明元年常山王高演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太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於野三月演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

獻等斬之廢乾明帝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
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
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緯傳位於其太子
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
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
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
尉勤追之己亥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
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封爲溫國公

甿音萌田民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爲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爲藏爲紇莨諱

娣一作姊

重覘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娣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詆者哉

夥胡買切陳勝傳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

始○橋祁堯切水梁也○史記音怡張良傳良嘗閒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廣韻傖音帳注楚人劉[illegible]周圯傳殺我者諸傖子師古注吳人呼楚人爲傖晉陽秋又謂吳人呼中州人爲傖城南[illegible]句無端逐餓傖是也○陸太尉玩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虜郎古切獲也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北狄曰虜以其[illegible]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渠強思切吳人呼彼之稱漢書渠有其人乎唐書渠老一儒哉○們音悶北人稱我們咱們○底典

禮切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箇古荷切亦作个左傳亦不使一个昭元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乃曩亥切汝也○若如灼切汝也○君規輪切東坡云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卿丘京切公卿周六卿漢九卿秦漢以後君呼臣爲卿蓋期之以卿也士大夫相呼爲卿蓋貴之也隋唐以來尊之則稱公儕輩下已則稱卿故宋璟卿呼張

易之○困學紀聞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
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
也事文類聚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爲
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
卿卿○庾敳音鎧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
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
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汝我晉武帝問孫皓聞
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擧觴勸帝而
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
春帝悔之○漢呼肝切中州人稱好漢鐵漢○老去年

切西戎牧羊人也○奴乃都切○古謂僕隸為奴今宦官猶自稱奴婢不敢稱臣○娣音弟姒也○古婦稱姑曰大家如曹大家之類是也家音姑稱主上曰大家猶天家也家字如○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稾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刋及觀其朱墨所圖鈆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諱李伯藥其廟號

世祖當改世宗世宗當改世祖

瞀音茂目小明貌

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也太宗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左降生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眞僞雜揉者不其痛哉

東魏孝靖帝改元武定是時高歡高澄專政歡子湛是為北齊武成帝改元河清

評曰世宗文襄帝澄字子惠獻武長子也原非世祖世祖

棻音焚　木名

[illegible]　[illegible]能也

武成帝湛猷第九子也原非世宗史通誤或是後人誤

書

周書一條

令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勑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

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度支尚書

評曰令綽軍國詞令雖准尚書至其六條詔書一先脩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國體通達文詞條暢既無尚書之艱棘亦非六朝之綺麗百世不可易也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

原缺

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故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俾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延按夾漈服膺隋書如此其擊子玄乃欲坑穽帷蓋夫知其解世人貴耳賤目是古非今不謂子玄亦蹈此弊